



1 4
1555
67



門 14
號 1555
卷 67

金樓子卷第五

梁孝元皇帝撰

著書篇十

案昭德讀書志金樓子目錄有著書篇永樂大典金樓子聚書篇後有自

連山三秩至巳上六百七十七卷云云今案其

又蓋係著書篇正文脫其篇目因誤與聚書合

為一篇今分為著書篇大典又別載金樓子著

書篇五條其二條與藝文類聚所載梁元帝孝

子傳序懷舊志序相出入而首尾殘闕文亦互

共知原書具載序論非僅目錄今編考諸書凡

可補者悉附於後庶存其大略云

連山三秩三十卷

金樓年在弱冠著此書至於立年其功始就躬親筆削極有其勞

金樓秘訣一秩二十二卷

金樓纂即連山雜事無奇也

金樓子卷五

知不足齋

昭和十九
四十九
末

周易義疏三秩三十卷金樓奉述制義私小小措意也
案梁書本紀義作請三十卷

禮雜私記五秩五寸卷十七卷未成

右四件一百三十二卷甲部

注前漢書十二秩一百一十五卷

孝德傳三秩三十卷金樓合眾家孝子傳成此

忠臣傳三秩三十卷金樓自為序案隋書經籍志有顯忠傳三卷梁元帝撰

丹陽尹傳一秩十卷金樓為尹京時自撰

仙異傳一秩三卷金樓年小時自撰其書多不經

黃妳案梁朝有名士呼書卷為黃妳即見自序一秩二

卷金樓小時自撰此書不經

全德志一秩一卷金樓自撰

懷舊志一秩一卷金樓撰

研神記一秩一卷金樓自為序付劉穀纂次

晉仙傳一秩五卷金樓使顏協撰案梁書顏協傳協所撰晉仙傳五篇

繁華傳一秩三卷金樓使劉綏撰

右一十一件二百一十一卷乙部案右件僅二百二卷

孝子義疏一秩十卷奉述制旨并自小小措意案梁書本紀武帝有老子講疏元帝有

老子講疏四卷今自注云奉述制旨則孝字即老字之訛義字即講字之訛但卷數不同未敢輕改附識於此

玉韜一秩十卷

金樓出牧諸官時撰

貢職圖一秩一卷

語對三秩三十卷

同姓同名錄

案梁書本紀作一秩一卷金樓古今同姓名錄

式苑一秩三卷

金樓自撰○案梁書本紀有式贊三卷苑字疑訛

荆南志一秩二卷

金樓自撰

江州記一秩三卷

奇字二秩二十卷

金樓付蕭貢撰

長州苑記一秩三卷

金樓與劉之亨等撰

玉子訣一秩三卷

金樓付劉緩撰

寶帳仙方一秩三卷

食要一秩十卷

金樓付虞預撰

辯林二秩二十卷

案隋書經籍志辯林二十卷注蕭貢撰

藥方一秩十卷

補闕子一秩十卷

金樓為序付鮑泉東里撰

譜一秩十卷

金樓付王兢撰

夢書一秩十卷

金樓使丁覘撰

右一十八件一百六十卷丙部案右件僅一百五十九卷

安成煬王集一秩四卷案梁書安成康王秀子機襲封諡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世祖

集而序之原本訛作煬帝王集係鈔寫訛舛謹校正又隋書經籍志安成煬王集五卷

集三秩三十卷案梁書本紀文集五十卷隋書經籍志作五十二卷又有梁元帝小集十卷疑

作此書時方三十卷非訛也謹校

碑集十秩百卷付蘭陵蕭賁撰。案隋書經籍志梁元帝撰雜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此作

百卷疑至隋時已失其全謹校

詩英一秩十卷付瑯琊王孝祀撰。案隋書經籍志有詩英九卷注謝靈運集注又云梁十卷

不著姓名疑卽元帝此書謹校

右四件一百四十四卷丁部

內典博要三秩三十卷案梁書本紀作一百卷

已上六百七十七卷

夫安親揚名陳乎三德立身行道備乎六行孝無優劣
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兼金天降神女騰磨自
攫嘯虎還仁陳奔黃雀之祥禽兼赤石之瑞孟仁之筭
出林中華之梓生屋感通之至良可稱
余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南冠髦俊車如流水
俱踵許掾之門人同連璧咸登樂尹之館

老聃貴弱孔子貴仁陳駢貴齊楊朱貴已而終爲令德

案數語係引呂氏春秋應有缺文

春風秋月賞心樂事淨竹節之船驅桂條之馬

洛城之前猶有甄侯之館

案原本金樓子著書篇僅存五條其能使甘泉自湧四語與藝文類聚所載梁元帝孝德傳序同中年承乏八句各書序論惜割裂不全謹校補數則於後

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上忠臣傳表曰資父事君實曰嚴敬求忠出孝義兼臣

子是以冬溫夏清盡事君之節進思將美懷出奉之義義軒改物殷周受命三能十亂九棘五臣靡不夙夜在公忠爲令德若使縉雲得姓之子姬昌魯衛之臣是知禮合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因心致極臣連華霄漢憑暉日月三握再吐夙奉紫庭之慈春詩秋禮早蒙丹展之訓宣帝褒德麟閣畫充國之形顯宗念功雲臺圖仲華之象

忠臣傳序曰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因

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資敬之禮寧異
爲臣爲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爲合德竊所景行且孝子
列女逸民咸有列傳至於忠臣曾無述製今將發篋陳
書備加論討

忠臣傳諫諍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
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吐一言終知
自投鼎鑊取離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茫茫
禹跡毀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
化漸頽欽若之信旣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

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玉負戾事無暫外意
有必從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
未嘗知懼况惑襲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剗
斯用之以逋逃亦有傾天滅地汙宮瀝社之罪拔本塞
源裂冠毀冕之釁於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以剛
腸疾惡之心確乎貞一之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宮
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胸見款赴焦爛
於危年甘滅亾於昔日冀桐宮有反道之明望夷無不
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巖絕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見

金相二卷五
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
白旗之戮

忠臣傳死節篇序曰自非識君臣之大體鑒生死之宏
分何以能滅七尺之軀殉一顧之感然平路康衢從容
之道進危塗險徑忠貞之節與登平路者易爲功涉險
塗者難爲力從容之用世不乏人忠貞之槩時難屢有
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
用人實難斯授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
嚴霜之誅袁宏留冬日之愛自二京版蕩五馬南渡固

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
爲成臯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華阜西以大江
爲黃河旣變淮海爲神州亦卽丹陽爲京尹雖得人之
盛頗愧前賢而眇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受圖負扆寶
歷惟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
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敘德以位成每念
忝莅京河茲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王之政坐眞
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瘼餘晨頗多暇景今綴采英賢
爲丹陽尹傳

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隆大夫爲首伊人有學有辯不夭不貧寶劍在前鼓瑟從後連環炙輠雍容卒歲駟馬高車優游宴喜旣令公侯踞掌復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鉤陽雍雙璧理歸元感南陽樊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門人成市咨此八龍各傳一藝夾河兩郡家有萬石人生行樂止足爲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恆滿寧與孟嘗聞琴承睫淚下中山聽樂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

全德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貶廊廟之器動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但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果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玩魚鳥九月肅霜時饗田峻三春捧繭乍酬蠶妾酌斗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擊西缶或出或處竝以全身爲貴優之游之咸以忘懷自逸若此衆君子可謂得之矣

懷舊志序曰吾自北守琅臺東探禹穴觀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千霄臨水登山命儔嘯

金相子卷五
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威里英賢南冠髦俊蔭真長之
弱柳觀茂宏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安群公爲
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迴駟原缺命一字
鄒湛召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矣日月不
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
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僮書爵里陳懷舊焉

職貢圖序曰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
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羌旅距西域憑陵創
金城開玉關絕夜郎討日逐覩犀甲則建朱崖聞蒲萄

則通大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
載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
屈膝占雲望日重譯至焉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狹
者尺有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絕景雪無冬夏與白雲而
共色冰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歷昆吾度青
丘而跨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
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驥卻而不
乘尼丘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實聞樂賢之象
甘泉寫闕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

游夷歌成章胡人遙集款開蹶角浴沂荆門瞻其容貌
訊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
見名為職貢圖云爾

案自孝德傳序以下者
俱從藝文類聚增補

捷對篇十一

夫三端為貴舌端在焉四科取士言語為一雖謀謀利
口致戒齋夫便便為嘲且聞謔浪聊復記言以觀捷對
晉武帝受禪探得一字朝士失色裴楷對曰天得一以
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宋文帝嘗與羣臣汎天淵池帝垂綸而釣回旋良久竟

不得魚王景文乃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食
餌此竝風流閒勝實為美矣

盧志問陸士衡陸抗陸遜是卿何物荅曰如卿於盧璉
盧毓相似

陳大武該問鍾毓曰臯陶何如人對曰君子周而不比
羣而不黨也

崔正熊詣郡將姓陳問正熊曰君去崔杼幾世荅曰
正熊之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恆也

安成公何勗與殷元喜共食元喜即淳之子也勗曰益

殷尊羹元喜徐舉頭曰何無忌諱勗乃無忌子

劉悛勸謝淪酒曰謝莊兒不得道不能飲對曰苟得其

人自可沈涵悛乃沔之子諸如此類雖以至諱為嘲而答者為優

魏文帝受禪郭淮晚到帝曰防風後至便行大戮對曰

五帝教民以德夏后始用刑書臣在唐虞之世知免防

風之戮

宋武帝登霸陵乃眺西京使傅亮等各詠古詩名句亮

誦王仲宣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楊子州案藝文類聚作楊氏子太平御覽引作梅周誤年七歲甚聰慧孔永詣

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有楊梅永指示兒曰此

真君家果兒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如此之流竝皆文雅可觀

小關得喪也

劉道真常與一人共素拌草中食見一嫗將二兒過竝

青衣調之曰青羊將二羔嫗荅曰兩猪共一槽

祖士言與鍾雅相調祖語鍾曰汝潁川之士利如錐鍾

荅曰卿燕代之人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汝利錐鍾

曰吾有神錐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案太平御覽載此段文小異附

錄備考祖納謂梅陶及鍾雅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椎持鈍椎錘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竝

稱有神雖不可得推納曰假有神雖必有神推陶雅無以對

費禕使吳孫權饗之逆敕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禕嘲之曰鳳凰來朝麒麟吐哺鈍驢無知伏食如故諸葛瑾輟食反嘲之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諸如此例合曰俳調過為疏鄙也不足多稱羊戎好為雙聲江夏王設齋使戎鋪舒法坐戎處分曰官教前牀可開八尺江夏曰開牀小狹戎復唱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文帝與戎對曰金溝清泄銅池漾洩極佳光景當得劇碁此其滑稽之雄未足以稱辨也

吳遣張溫聘蜀百官皆餞焉秦宓未往諸葛亮累催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者也及至溫問宓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何方宓曰詩云乃瞻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然也答曰今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

而又辨此其優也

吳紀陟使魏廷問曰吳成幾何曰西陵以至京都五千七百里道里甚遠難以堅守荅曰譬如八尺之身其護風寒不過數處裴松之謂不如金城萬雉防之者四門而已

習鑿齒詣釋道安值持鉢趨堂鑿齒乃翔往眾僧之齋也眾皆捨鉢斂衽唯道安食不輟不之禮也習甚恚之乃厲聲曰四海習鑿齒故故來看爾道安應曰彌天釋道安無暇得相看習愈忿曰頭有鉢上色鉢無頭上毛

道安曰面有匙上色匙無而上切習面切也習又曰大鵬從

南來眾鳥皆戢翼何物凍老鷓胸脯低頭食道安曰微風入幽谷安能動大材猛虎當道食不覺蚤虫來於是

習無以對案太平御覽載此事曰釋道安俊辨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習鑿齒初相見道安曰飛天

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

志怪篇十二

夫耳目之外無有怪者余以為不然也水至寒而有濫泉之熱火至熱而有蕭丘之寒重者應沈而有浮石之山輕者當浮而有沈羽之水淳于能剖臚以理腦元化

能刳腹以浣胃養由拂蜻蛉之左翅燕丹使衆雞之夜
鳴皆其例矣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謂冬必死而竹柏
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蛇長存
焉若謂受氣者皆有一定則雉有化蜃雀之爲蛤壤蟲
反翼川鼃奮蜚鼠化爲鴛草死爲螢人化爲虎蛇化爲
龍其不然乎及其乾鵲知來猩猩識往太皞師蜘蛛而
結罟金天據九扈以爲政軒轅候鳳鳴而調律唐堯觀
冀莢以候時此又未必劣於人也逍遙國葱變而爲韭
壯武縣桑化而爲柏汝南之竹變而爲蛇茵郁之藤化

而爲鮒盧耽爲治中化爲雙白鵠王喬爲鄴令變作兩
蜚鳥諒以多矣故作志怪篇

秦青謂友人曰韓娥東之齊至雍門嚮歌既而餘響繞
梁三日不絕遇逆旅人辱之娥因舉聲哀哭一哭老少
悲愁三日不食娥復舉聲長歌一里扑舞不能自禁忌

向之悲也乃厚賂之雍門人至今善歌案別卷載金樓
子一條其事同
其文互異又不著篇名附錄於此以備者薛譚學誼於
秦青未窮青之旨於一日遂辭歸秦青乃餞於郊衢撫
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過行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
言歸秦青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墮糧過雍門嚮歌
假食既去而響繞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
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

相對三日不食遽追而謝之娥復曼聲長歌一里老幼
喜歡抃舞弗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之人至今
善歌善哭效
娥之遺聲

有人以優師獻周穆王甚巧能作木人趨走俯仰如人
鎖其頤則可語捧其手則可舞王與盛姬其觀木人瞋
其目招王左右侍者王大怒欲誅優師優師大怖乃剖
木以示王皆附會草木所爲五臟完具王大悅乃廢其
肝則目不能瞋廢其心則口不能語廢其脾則手不能
運王厚賜之

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能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

郭穆王爲起中天之臺鄭衛奏承雲之樂月月獻玉衣
日日薦玉食幻人猶不冝舍乃攜王至幻人之宮構以
金銀絡以珠玉鼻口所納皆非人間物也由是王心厭
宮室幻人易之耳王大悅肆志遠遊

短人在康居國北男女皆長三尺

夫餘國有美珠大如酸棗

海中得一布褐長三丈

天下之大物有北海之蟹舉其螯能加山焉有東海之
魚焉有海燕焉一日逢魚頭七日遇魚尾魚產二百里

海水如血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自及今日割取其肉一二斤明日瘡即愈故漢人有至其國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漢人對曰吾國有蟲大如小指名曰蠶食桑葉而吐絲外國人復不信有蠶

東南有桃都

案別卷引此作郁

山山有大桃樹上有天雞日初

出照此桃天雞即鳴天下之雞感之而鳴樹下有兩鬼對樹持葦索取不祥之鬼食之今人正旦在兩桃人以索中置雄雞法乎此也

玉之精為白虎金之精為車渠楓脂千歲為琥珀銅之精為奴錫之精為婢松脂千歲為茯苓

大秦國人長十丈小秦國人長八尺一足國人長九寸

女國有橫

案別卷作橫

池水婦人入浴出則孕若生男子三年即死

神州之上有不死草似菰苗人已死此草覆之即活秦始皇時大苑中多枉死者有鳥如烏狀銜此草墜地以之覆死人即起坐始皇遣問北郭鬼谷先生云東海曾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

秦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并一寸葚

金菜玉蔬四字諸本同然莫曉何義○案此條原本多脫誤謹據太平御覽校補

秦王遣徐福求桑椹於碧海之中海中止有扶桑樹長數千丈樹兩根同生更相依倚是名扶桑仙人食其椹而體作金光飛騰元宮也

案原本云求一寸葚尚云難得豈知碧海中有扶桑樹云

云謹據太平御覽校改

豫章有石以水灌之便熱以鼎置其上灼食則熟張茂先博物君子也雷孔章亦一時之學士也入洛齋此石以示張張曰所謂燃石也余從兄勸為廣州嘗致數片

煮食猶須燒之

余丙申歲婚初婚之日風景韶和末乃覺異妻至門疾風大起折木發屋無何而飛雪亂下帷幔皆白翻溼屋內莫不縞素乃至垂覆闌瓦有時飛墜此亦怪事也至七日之時天景恬和無何雲翳俄而洪濤波流并溷俱溢昏曉不分從叔廣州昌住在西州南門新婦將還西州車至廣州門而廣州殞逝又怪事也喪還之日復大雨霍車軸折壞不復得前爾日天雷震西州聽事雨柱俱時粉碎於時莫不戰慄此又尤為怪也

荆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余亟寢處於其中及移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數丈之閒如此之異

或世見或世不見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狀如人其長四寸衣黃冠乘小馬以寸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

北澤之精生於蟲者一頭兩身狀若蛇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竝洞水之精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見人長一尺形具焉案管子作人物具焉右祛衣而走馬前左右皆不見桓公吾事

之不濟也豈有人若此乎管仲曰臣聞山神有兪兒管子作登山之神有兪兒者狀長一尺而人形見此霸王之君興

則山神見也走馬前導之也祛衣前有水也右祛衣從右方可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公乃從右方而涉

既濟水公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聖人也管仲曰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臣非聖人也善承教爾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而已聞於國桓公怒

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有藝席案呂氏春秋作有執蹠蹠而上者視必是人也少頃東郭邴案呂氏春秋作牙至桓公問曰子言

伐莠也曰然公曰何以知之曰臣視二君之在臺上
口開而闔是言莠也舉手而指又當莠也君有口兵之
色臣是以知之也

山中有寅日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案抱朴子有君字者狼也

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知其物案抱朴子有名字則不能為害矣

山精如小兒而獨足足案抱朴子作走向後喜犯人名歧呼之

即止一名熱案抱朴子有丙字六案抱朴子作亦可兼呼之夜在山中

見胡人者銅鐵精也見秦自歲木也中夜見火光

者亦久枯木也

外國方士能咒能臨淵禹步龍浮出有物長數十丈方
士咒之即縮長數寸撿取著壺中輒有四五以水養之
餘國少雨患者輒齋此龍往賣之一龍直金十斤取一
頭置水中即興雲雨

巨龜在沙嶼閒背上生樹木如淵鳥嘗有商人依其採
薪及作食龜被灼熱便還海於是死者數十人

海鴨大如鶩案太平御覽作如常鴨班白文亦名文案太平御覽作交鳥

水鵠大而無尾和鳴如鵠聲在水底

鯨鯢一名海鱗穴居海底鯨入穴則水溢為潮來鯨出

穴則水入爲潮退鯨鯢既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
用紫芝煮石石美如芋食之可更調和五味下橘皮葱
豉名山之下生葱韭者是古人食石種也故語曰寧得
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寧得一片地榆不用明月寶
珠五加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豉唯此二物可以煮石
有樹名獨根分爲二枝其東向一枝是木威樹南向一
枝是橄欖樹扶南國今衆香皆其一木根是旃檀節是
沈香花是雞舌葉是霍香膠是薰陸
地肺荆州濟江西岸安船處也洪潦常浮不沒故云地

肺也其中有人焉居南定縣足骨無節解身有毛臥時
更相扶然後能起

晉寧縣境內出大鼠狀如牛土人謂之鼯鼠天時將災
則從山出遊畎畝散落其毛悉成小鼠盡耗五稼

利水內有木材元嘉中大水有千餘段木流出斧跡未
滅俗曰漢將攻越築城伐木於利水未運之前一夜忽
失數千段咸爲鬼所匿今所流木昔鬼匿之者

滎陽郡山中有巨龜長八九尺下有文字前後足下各
躡一龜有時踰山越水咸觀異之

晉時營道令何潛之於縣界得一鳥大如白鷺膝上自然有銅環貫之

有清鹽池鹽正四方廣半寸其形扶疎似石人耕池旁地取池水沃種之去勿回視即生此鹽

太極山有采華之草服之乃通萬里之言

孔子冢在魯城北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傳言孔子弟子既皆異國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至今不生荆棘草木

東平思王冢在東平民相傳言思王歸國後思歸京師

後葬其家上松柏皆西靡是時思王皆生理所寵幸者其號呼之聲後數十年猶有聞者

脩羊公止於華陰山以道干漢景帝案別卷作武帝帝禮遇之

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何能發語未訖於牀上

孔為白羊題其脅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上

台浦案原本作蒲今依別卷校改有康頭山山上有一頭鹿額上戴

科藤一枝四條直上各長丈許

地鏡經凡山三家有師曠地鏡有白澤地鏡有六甲地

鏡三家之經但說珍寶光氣前金樓先生是嵩高道士
多遊名山尋丹砂於石壁上見有古文見照寶物之祕
方用以照寶遂獲金玉

凡有樹木之變枝柯南枝枯折者寶在樹南西枝枯折
者寶在樹西也

凡藏諸寶忘不知處者以銅盤盛井花水赴所擬地照
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

人名山牽白大抱白雞山神大喜芝草及寶玉等自出

案太平御覽引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墟之中樹
木為之變視柯偏有折枯是其候也視折枯所向寶有

其方凡有金寶常變作積蛇見此董便脫隻履若衣以
擲之溺之即得凡藏寶忘不知處以大銅盤盛水著所
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據此則凡有樹木之
變以下三段皆地鏡經之文因其文互異謹錄以備考
有石連理生樹高一尺五寸枝頭葉皆紫吳時人獻以
為瑞

青龍元年五月庚辰芝產於長平之習陽六月甲子許
昌典農中郎將充奉以其事聞色丹紫質光耀高尺八
寸散為三十六莖枝餘似珊瑚之形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

魏明帝時京兆人食噉兼十許人遂大肥不能搖動其

父曾作方長史官徙送彼縣令共食之一二年中一鄉
爲之儉

東海有牛魚形如牛剝其皮貫之潮水至則毛起潮水
去則毛頹

奇肱國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至於亶州傷破其車不
以示民十年西風至復使給車遣歸

無腹國人長而無腹

甘水之閒有義和國有女子方浴於甘淵

白鹽山山峯洞澈有如水精及其映日光似琥珀胡人

和之以供國廚名爲君王鹽亦名玉華

案曾慥類
說作玉華鹽

大月氏國善爲蒲萄花葉酒或以根及汁醞之其花似
杏而綠藥碧鬚九春之時萬頃競發如鸞鳳翼八月中
風至吹葉上傷裂有似綾紈故風爲蒲萄風亦名裂葉

風也

巴陵僧房中木愈翦疾生終南山有木伐之瘡隨合

浣紗女死三蛟至葬所實武母之蛇擊柩前羅含之雞

能言西周之犬解語合浦桐葉飛至洛陽始興鼓木奔

至臨武樂安胡氏

案別卷
引作

枯骨吟嘯遼水浮棺有人言

語鬼來求助張林使鬼而致富神女爲董永織縑而免
災懷德郡石解語臨川開山能嘯泗水卻流蓋泉赴節
蟲食葉成字鵠口畫作書狐屈指而作簿書狸羣叫而
講經傳鼃頭戴銀釵猪腓帶金鈴成臯之魚號慨華陰
之狗涕零武昌郡閣杖有蓮華長安城門斧柯生葉黃
巾將走草作鳥獸之形董卓欲誅葉爲人馬之狀有莘
氏女採兒於空桑之中水濱浣嫗得子於流竹之裏陸
機引軍而牙折桓元出遊而蓋飄隕石於宋都雨玉於
薄邑取董奉之杏去卽值虎持歸姜之橘還輒遇蛇益

陽金人杖築地而成井遯水竹王以劍擊石而出水夫
差之女死以玉壺送葬韓重之女以金罍贈別石言
於晉國石立於泰山神降於莘蛇鬪於鄭子文受於菟
之乳魏顛獲結草之功能戰於夏庭樹生於殷廟會稽
城門之鼓擊之聲聞洛陽遂得號爲雷門是何怪與妖
祥之事可殫言乎

金樓子卷第五

金樓子卷第六

梁孝元皇帝撰

雜記篇十三上

案此篇目錄本分上下原本割裂有載上下篇名者今仍分屬

其但標雜記篇者則附於上篇之後下篇之前又此篇雜引子史疑皆有斷語原本割裂失去

故或有或無今悉仍其舊謹識於此

成湯誅獨木管仲誅史符呂望誅任夷魏操誅文舉孫策誅高岱黃祖誅禰衡晉相誅嵇康漢宣誅楊惲此豈關大盜者深防政術腹誹心謗不可全也龜所以有殼者何也欲以自衛也而人求而鑽灼之何



也爲殼也翠所以可愛者爲有羽也而人殺之何也爲
毛也私有器甲欲以防盜也而王法治之閭閻閒有
利口之人者欲自進也而縣官裁之可不戒哉

有人讀書握卷而輒睡者梁朝有名士呼書卷爲黃妳
此蓋見其美神養性如妳媪也夫兩葉蔽目不見泰山
兩耳塞耳不聞雷奮以其專志也專志既過不覺睡也
趙簡子沈欒激於河曰吾嘗好聲爲吾致之吾嘗好宮
室爲吾致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爲吾致之吾好賢士而
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長吾過而黜吾善也夫簡子者能

善督責於臣矣

有人以人物就問司馬徽者徽初不辯其高下每輒言
佳其婦諫之曰人以君善士故質疑問於君君宜論辯
使各得其所而一者言佳二者言佳豈人所容問君之
意耶徽曰汝此言亦復佳此所以避時也

劉穆之居京下家貧其妻江嗣女穆之好往妻兄家乞
食每爲妻兄弟所辱穆之不爲恥一日往妻家食畢求
檳榔江氏弟戲之曰檳榔本以消食君常飢何忽須此
物後穆之來爲宋武佐命及爲丹陽尹乃召妻兄弟設

盛饌勸酒令醉言語致歡座席將畢令廚人以金杵貯
檳榔一斛曰此日以為口實客因此而退

顏師伯要倖貴臣莫二而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宋世祖
常與師伯樗蒲籌將決世祖先擲得雉喜謂必勝師伯
後擲得盧帝失色師伯擲遽斂手佯曰幾作盧爾是日
師伯一輸百金

宋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色有庾敏者能相手板
休祐以己手板託為他許令占之庾曰此板相乃甚貴
然後使人多譽忤休祐以豬淵詳密乃換其板他日淵

侍帝自稱下官太宗多忌甚不悅

疑有脫文

而手板往往入

相余以為信然

南陽劉類好察民間門狗逐豬子聲謂吏殺豬便曳五
官掾孫弼時在職有三不官遷之也吏題其門曰劉府
君三不官此戒褊急也余豈可不三復斯言哉

荆楚間有人名我者此人向父恒稱我向子恒稱名此
其異也

衛人有夫妻祝神者使得布百匹其夫曰何少耶妻曰
布若多子當買妾也

韓子曰燕人李季其妻私通還見私通者在內令解髮
出門季曰是何人妻曰無之季曰吾見鬼也妻曰宜取

五姓案韓非子作姓尿浴季乃詐之曰此蘭湯也案以上十二條原本有雜

記上篇標目今案於前其無標目者若干條則附於上篇之後下篇之前

夫結繩之約不可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不可解聊城
之圍且熊經鳥伸非謂傷寒之治呼吸吐納又非續骨
之膏故知濟世各有其方也

呂樂見殺士會奔秦子糾見誅管夷吾方霸時乎時乎
事不同也

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應聲也形動則影動聲出
則響應此分數乃有所繫非身口之進退也

蓋聞騏驎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壯是
以效之齊秦之路以逆千里之任

夫矢人豈不仁於凶人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
人故伎術不同也射使人端鈞使人恭登高而望臨深
而闕事使然也出林不得直道行險不得履繩鬻棺者
欲民之死蓄穀者欲歲之饑船漏水入壺漏內虛也狂
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溺者入水救者亦入水事雖同而

心異也

孔子游舍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與戰攬尾得之內於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中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殺虎持虎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復懷石盤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也乃欲殺夫子問上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筆端中士殺人如之何曰用語言下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石盤子路乃棄盤而去

昔莊子妻死惠子弔之方箕踞鼓盆而歌豈非達乎夏侯章爲孟嘗君所禮駕駟馬有百人之食而章見人必毀孟嘗君人有問其故荅曰臣無功於孟嘗君不爾則無見君之長也余以爲不然

東方有士曰袁旌目將有適而飢於道狐上之盜父見之下壺殮以予之問子誰也曰我狐上之盜父也曰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伏地而死也

太史公書有時而謬鄭世家云子產鄭成公子而實子國之子也尚書顧命衛實侯爵衛世家則言伯爵斯又

乖也尚書云啟金縢是周公東征之時史記是姬旦薨後又紕繆焉其餘瑣碎亦不爲少

諸葛孔明嘗戰於鳳山

諸葛孔明到益州嘗戰於石室

諸葛孔明嘗戰於萬騎溪

諸葛孔明戰於石井

曹植曰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將來采史官之實錄時俗之得失爲一家之言藏之名山此外徒虛言耳

昔洛下有洞穴其深不測有一婦人欲殺其夫謂夫未

嘗見此穴夫自送觀此穴婦遂推夫下穴經多時至底

婦於後擲飯物如欲祭之此人良久乃蘇得飯食徊徨

覓路仍得一穴便匍匐從就覺所踐如塵而聞粳米香

噉之芬美下脫一段見注又齋以去食所齋將盡便入都郭郭脩整宮

觀壯麗臺榭房宇悉以金銀爲飾雖無日月明踰三光

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奏歌樂長人語令前去凡過如此

者九有人云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人便隨穴

而行出交州後歸洛問張華示之二物華云如塵者是

黃河下龍泥是昆山泥也因訢華云爲妻所苦華乃取

其妻而煮之

案陶真錄云洛下有一洞穴深不可測有
 送視之至穴婦推夫墜穴至底婦擲飯物如欲祭之此
 人當時顛墜恍惚良久乃蘇得飯食之氣力稍強惘惶
 覓路乃得一穴匍匐從就崎嶇反側行數十里穴小寬
 亦有微明遂得寬平廣遠之地步行百餘里覺所踐如
 塵而聞杭米香嚼之芬美過之于以充飢即裹以為糧
 緣穴而行食此物既盡復遇如泥者味似向塵又齋以
 去所歷幽遠里數難測就明廣而食所齋盡便入一都
 郭郭脩整宮館壯麗臺榭房宇悉以金玩為飾雖無日
 月明喻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毛奏奇樂非世所聞便
 告請求哀也長人語命前去從命前進凡遇如此者九
 處最後所至苦告飢饉長人入指中庭一大柏樹近百
 圍下有一羊命跪將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擗亦
 取之後將命嚼食即得潔飢請問九處之名求停不去答
 曰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人便復隨穴而行遂
 得出交郡往還六七年閒即歸洛問華以所得二物示
 之華云如塵者是黃龍涎似泥是崑山下泥九處地仙

名羊為癡龍其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
 者止飢而已與此條當為一事而其文互異謹附錄以
 備攷

馬耽以才學知名譙縱文表皆耽所製會則賦詩亦多

箴諫蜀土聞王師當至耽方檢封儲藏為國防守朱齡

石具以聞耽性軒傲故猶徙邊自發之後諸譖日至耽

越舊界謂所親曰朱侯不因我下而見遣來此必惑於

眾口恐卒不免也居無幾而聞蜀信當至遙判知蓋沐

浴席地安臥作詩畢嘆曰所恨生於亂世矣我雖不引

藥比於瞑目信有事便隨宜見殺勿嘆我狂也言訖泯

然若已絕矣蜀使既至一遵其言戮尸迄無所知此謂能耿介也案晉書譙縱傳朱齡石徒馬耽于越雋追殺之耽之徒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盪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師至遂戮尸焉史謂不送我京師滅衆口也此謂朱齡石具以聞與史不同一也史謂師至此謂蜀使既至與史不同二也史謂引繩而死此謂言訖泯然若已絕與史不同三也又攷宋書朱齡石傳譙縱奔于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偽尚書合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則封府庫以待宋師者志也并無徙越雋事晉書則謂其尚書合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此亦謂耽方檢封儲藏爲國防守各書不同又如此

何承天於太祖座戲庾登之曰夫因禍爲福未必皆智也庾荅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爲謝晦作表云當

浮舟東下戮此三豎故庾公以此嘲之承天失色又與林公道人同太祖坐常令二人棊林公指三棊謂承天曰惟當承流直戮此三豎詠此言至於再三承天汗浹背恍惚蒼茫遂致失局

孟昶立功專由妻也昶謂妻曰劉邁毀我於桓元正應作賊耳妻曰觀君非謀及婦人或由須錢財故也於是下其絳帳姊妹適人者有帳并縫衣服皆方便借取密壤爲襖得三千餘領及平京城昶軍容最盛

巢尚之求官執事就其求狀尚之乃狀云尚之始祖父

善讓天下不受仍次魯郡巢尚之年若干所由以其無
三代疑於序用聞之於孝武帝武帝拊牀賞嘆曰此必
不凡彌宜用之

世人相與呼父爲鳳毛而孝武亦施之祖便當可得通
用不知此言意何所出王翼在座聞孝武此言逕造謝
超宗向侍御坐天旨云弟有鳳毛吾不曾見此物暫借
一看翼非惟不曉此旨近不知超宗是謝鳳之兒超宗
感觸既深狼狽起還內裏避之翼謂超宗還內檢取鳳
毛坐齋中待望久之超宗心瞿微歎兼冀其已悟於是

更出對客翼又謂之曰鳳毛止於此一看本不將去差
無損失那得遂不見借超宗又走乃令門人密往喻之
翼然後去翼卽是於孝武座呼羊肉爲蹲鴟者乃其人
也超宗字幾卿中拜率更令騶人姓謝亦名超宗亦便
自稱姓名云超宗蟲蟻就官乞賧幾卿既不容訓此言
獨人謂爲不許而言之不已幾卿又走

劉媯少有豪氣家產富厚自奉養伎妾藝貌當時絕倫
築館穿池雅有佳趣飲食珍味貴游莫及當世之士皆
願與交媯隨方接對無不諧款齊武帝微時媯未之識

時嘗附人車載至橋門同乘與搗善獨下造焉言畢而
辭退搗怪而問焉對曰與蕭侍郎同車搗目至車後請
焉既而歡飲如舊相識齊武甚懷之

何敬容書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作父小作口
陸倕弄之曰卿名苟既奇大父殊不小敬容不能答常
事衣服夏月入朝衣裳不整乃扶伏牀下以髮斗髮之
衣既甚輕背便焦灼不辯屯毛兩字之異荅人書曰吾
比毛弊時人以爲笑也不知晉國及晉朝人或嘲之曰
獻公殺賈后重耳殺懷愍卿憶此敬容曰從來所難此

故足稱匪人也

宋玉戲太宰屢游之談後人因此流遷反語至相習至
如太宰之言屢游鮑照之伐鼓孝綽步武之談韋粲浮
柱之說是中太甚者不可不避耳俗士非但文章如此
至言論尤事反語何僧智者嘗於任昉坐賦詩而言其
詩不類任云卿詩可謂高厚何大怒曰遂以我爲狗號
任遂後解說遂不相領任君復云經蓄一枕不知是何
木會有委巷之謂任君曰此枕是標櫛之木任託不覺
悟此人乃以宜誇於衆有自得之色夫子曰必也正名

乎所言讜矣

孔翁歸解元言能屬文好飲酒氣韻標達嘗語余曰翁歸不畏死但願仲秋之時猶觀美月季春之日得玩垂楊有其二物死所歸矣余謂斯言雖有過差無妨有才也

王思微性好潔淨每還侍中省洗浴必乞御水水清濁與他井不異且貴水名耳

廬陵威王之蓄內也干門相似萬戶如一齋前悉施木天以蔽光景春花秋月之時暗如深夜撤燭內人有不

識晦明者動經一紀焉所以然者正以桑中之契鞞則難禁柳園之下空牀多怨所以嚴其制而峻其細家人譬之廷尉門內同於苦廬雖制控堅嚴而金玉滿室土木緹扇不可勝云及兇寇濟江而憑陵京邑王之邸第邇於路左重門自啓無復擊柝之聲春服初成遂等闕氏之飾黃金滿匱前屬九虎白璧千雙後輸六郡向之所閉今之所開向之所聚今之所散屏去三惑可不戒乎

昔潘君之慕號雨之爲人也號雨好學方夏置金鏤龍

盤於側以洗墨渝焉潘君慕之遂無冬夏置金鏤龍盤於側而不以洗墨渝也此豈所謂愛其滯質而失其實也廬濛侯之妍也行必掩其纓顏氏學之動足而掩其纓爲不妍也如舊此又潘君也

余以九日從上幸樂遊苑被敕押伏蒙敕板軍主新從荆還人馬器甲震耀京輦百姓觀者如堵牆焉上諸子之中特垂慈愛賜賚相接其日賦詩蒙賞其晚道義被稱左右拭目朋友改觀此時天高氣清炎涼調適千載一時矣上謂人曰余義如荀彧武如孫策余經侍副君

講時季秋也召登含露之閣同時奉令者定襄侯祇舍人庾肩吾而已曲蒙恩宴自夜至朝奉玉裕之溫入銅龍之省曠曠日色還想安仁之賦徘徊月影懸思子建之文此又一生之至樂也余後爲江州刺史副君賜報日京師有語曰議論當如湘東王仕宦當如王克時始爲僕射領選也

余作金樓子未竟從荊州還都時有言是鍛真金爲樓子者來詣余三爵之後往往乞借金樓子玩弄之應大奇巧此則近可哈也

宋岱之雞猶解談說

昔玉池國有民墻面大醜婦國色鼻鼈墻乃求媚此婦終不肖回遂買西域無價名香而熏之還入其室婦既鼈矣豈分香臭哉世有不適物而變通求進盡皆此類也

參絲之絞以弦琴緩張則撓急張則絕案以下七條原本無篇名附錄

此於

王仲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存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案原本僅存未

八字謹據太平御覽校補

桂華無實玉卮無當當底也今俗猶有匡當之言也

周赧王即位負債而逃之名為逃債之宮今洛陽南宮諛臺是也竊民鈔而藏之

專諸學炙魚香聞數里王僚索魚炙專諸持一利鋼刀藏著魚腹中持刀戟者於後鉤專諸而諸隱刀刺王僚乳出徹後屏風僚子羞忌走及犇牛手接飛燕闔閭患之石室銅戶藏翳備之也

漢張猛皇甫商少而相善為狎既過乃至相殺爰及出

奔故君子知慎之貌必齊莊於事為善

丘遲出為永嘉郡羣公祖道於東亭敬子沈隱侯俱至

丘云少來搜集書史頗得諸遺書無復首尾或失名凡

有百餘卷皆不得而知今併欲焚之二客乃謂主人云

可皆取出共看之傅金紫未至二客以向諸書示之傅

乃發擿剖判皆究其流出所得三分有二賓客咸所悅

服

雜記篇十三下

殷湯取士於商賈周武取士於負薪齊桓取士於車轅

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

功德洋溢名流竹帛也

大器不可小用小士不可大任

周君出獵見白鴈為羣周君鼓弩欲射道之行者共御

公孫龍下車拊矢曰君以鴈射人無乃虎狼也

魏絳請施舍積粟自公以下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粟

亦無困人公無禁利又無貪民行之期年國乃有節此

蓋遠古之法耳今若開府併以濟民忽值妖賊便當束

手此劉虞惜放火所以見誅仲堪賑貧民於茲竄矣

趙簡子出畝命鄭龍射野人使無驚吾鳥龍曰吾先君
晉文公伐衛不僂一人今君一畝而欲殺良民是虎狼
也簡子曰人畝得獸我畝得士故緣木愈高者愈懼人
爵愈貴者愈危可不慎乎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
國之恥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粟賜貧窮論囚
圍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齊宣王晝臥案說苑作出獵於社山父老十三人迎勞王王命
賜父老田不租又無徭役父老皆拜而閭丘先生獨不

拜王問之對曰臣願得壽而富貴也王曰夫生殺有時
壽非寡人所得許也今倉廩以備災荒無以富先生大
官無缺無以貴先生問上曰不然願六王選良吏以牧
之臣得壽矣春秋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臣得富矣大
王出令曰少者敬老則臣得貴矣王曰善夫案善原本訛作蒼說

苑作善
謹校正

主有三惡不脩文德而尚武力不明教化而枉任刑是
一惡也妃妾以百數黔首多饑寡是二惡也男不耕耨
女不紡績杼軸既空田疇蕪蕪是三惡也主有三殆倍

德而好色親諂諛遠忠直嬖子衆多嫡嗣無立是一殆也嚴刑峻法是二殆也犬馬啖黍民不厭糟糠是三殆也

案此段誤與上段合為一文義實不相屬首句作有此三惡謹據下文主有三殆句校改

田光鞠武俱往候荆軻燕太子以武陽性好彈太子為作金丸

燕田光鞠武往候荆軻軻時飲酒醉臥光等唾其耳中而去軻醉覺問曰誰唾我耳婦曰燕太子師傅向來是二人唾之軻曰出口入耳此必大事

燕田光鞠武俱往候荆軻軻在席擊筑而歌莫不髮上

穿冠

昔鄧通從理入口相者曰必餓死漢文帝曰能富通者我也賜以銅山其後果餓死

枚乘有云磨礮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積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不知其惡有時而凶也

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蜘蛛焉有赤蜘蛛大如粟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而死者退而不能得出焉舍乃歎曰吾生亦如是矣仕宦者人之羅網也豈可

金樓子卷六
夢人語曰天子在門覺寤即遣人出看而帝亦適至靜
虛已接對仍留帝宿夜設粥無鮭新伏鵝卵令煮以爲
肴賊平京都以靜爲奮威將軍會稽內史

元嘉中張永開元武湖值古冢上有一銅斗有柄若酒
桮太祖訪之朝士莫有識者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
莽三公亡皆以賜之一在冢內一在冢外俄而又啓冢
內得一斗有銘書稱大司徒甄邯之墓

余好爲詩賦及著書宣脩容敕旨曰夫政也者生民之
本也爾其勗之余每留心此處恒舉燭理事夜分而寢

余六歲能爲詩其後著書之中唯玉韜最善

昔孔甲過人家主方產子占之曰子必有殃孔甲曰以
爲余子誰爲殃之及長果見斫木而傷足

高蒼梧叔能爲風車可載三十人日行數百里

梁有富人虞氏財資無量登高樓臨大路陳酒博奕其
上樓下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奕者爭采而笑會飛鳶
隊腐鼠正中俠客俠客聞樓上笑謂虞氏以鼠投已夜
聚攻滅虞氏

宋丘之鼎以烹雞多瀋則淡少瀋則焦

鄭泉願得五百斛船貯酒四時甘肥置兩頭謂人言死
必葬我於陶家之側百年之後形化為土得為酒器豈
不美哉

李元禮冽冽如長松下風周君颺颺如小松下風

案此條原

本不載篇名詳文義應屬此篇謹附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楚
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
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百則
牧數足矣鄰者與之從此觀焉富者非富貧者非貧也

案此條原本無見明郭偉所輯百子金丹亦無篇名謹附於此

自序篇十四

人間之世飄忽幾何如鑿石見火窺隙觀電螢觀朝而
滅露見日而消豈可不自序也

余六歲解為詩奉敕為詩曰池萍生已合林花發稍稠
風入花枝動日映水光浮因爾稍學為文也

昔葛稚川自序曰讀書萬卷十五屬文

余不閑什一憎人治生性乃隘急刑獄決罪多從厚降
大辟之時必有不忍之色多所捶朴左右之間耳劉之

亭嘗語余曰君王明斷不凡此皆大寬小急也天下萬事汎汎罪犯余皆寬貸之必有不遜者多不蒙宏貸也魏文帝曰余於彈碁略盡其妙能用手巾角拂有儒生能以低巾角而拂之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竝皆一時佳手余經蒙儲皇賚彈碁具駸犀子彭城錦石局銀鑲香白檀牀余遂歸於不解未曾一中

余性不耐奏對案此下疑侍姬應有二三百人竝賜將

上

余不飲酒而又不憎人飲每遇醉者輒欣欣然而已

吾年十三誦百家譜雖略上口遂感心氣疾當時奔走及長漸善頻喪五男銜悲怛忽心地茶苦居則常若尸存行則不知所適有時覺神在形外不復附身及以大兒為南征不復繼奉國諱隨念灰滅萬慮盡矣既感心氣累問通人心氣之名當為何起多無以對余以為莊子云無疾而呼其笑若驚此心氣也曼倩有言陰陽爭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華譚曰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動則面赤左氏云周王心疾終子重心疾卒曹志亦有心疾殷師者仲堪之父也有此病近張思光居喪之

後感此病涼國太史令趙敷造乾度歷三十年以心疾卒晉阮裕謂士狂者豈其亦乎

吾小時夏日夕中下絳紗蚊絢中有銀甌一枚貯山陰甜酒臥讀有時至曉率以為常又經病瘡肘膝爛盡比以來三十餘載泛玩衆書萬餘矣自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痼比來轉暗不復能自讀書三十六年來恒令左右唱之會生所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茲言是也

案此段又見別卷作金樓子雜記下篇無小字日字蚊絢字甜作權讀下無書字今詳其文義宜屬此篇謹校正

余將冠方好易卜及至射覆十中乃至八九嘗經至郢州從兄平西令吾射金玉琥珀三指鑲筮遇三三妬之三三履其辭曰上既為天其體則圓指環之象金下在焉寅爻帶乎虎

案後周書作寅爻帶午則為虎

琥珀生光在合中央合中之

物凡有三種按卦而談或輕或重又有人名裏篋紙中射之得三三鼎卦余言曰鼎卦上離為日下巽為木日下安木杲字也此是典籤裴重歡疏潘杲名與余射之他驗皆如此也

余初至荊州卜雨時孟秋之月陽亢日久月且雖雨俄

而便晴有人云諺曰兩月額千里赤蓋旱之徵也案會慥類

說月額下有月內多雨之細者如織懸絲十一字吾乃端筴拂蒼遇三三復不動既

而言曰庚子爻為世水出生於金七月建申申子辰又

三五合必在此月五日庚子果值甘雨余又以十七日

筮何時雲卷金翹日輝合璧紅塵暗陌丹霞映□謂亢

陽之勢未霑膏澤筮案雲卷以下二十五字原本脫去又遇三

三坎之三三比於是輟蒼而嘆曰坎者水也子爻為世其

在今夜三更乎地上有水坎之為比其方有甘雨乎欣

然有自得之志案未七字原本脫去謹據太平御覽校補

姚文烈善詭卜謂余曰此二十一日將雨其在虞淵之時金

乃筮之遇三三謙之三三小過既而言曰坤艮二象俱在土

非直無雨乃應開霽俄而星如玉李月上金霧生猶

穀河垂似帶余乃欣然案原本俄而下作果時無星如玉李十字謹據太平御覽校補

金字下又缺三字曾慥類說載金樓子有云霧生猶穀

河垂似帶又有云星懸玉李雲展金翹當即此二段中

語謹據此校補二字改一字仍缺一字但雲展金翹御

覽引在上段中豈能以意作對語耶今未敢輒改附識

此於吾亂年之時誦呪受道於法朗道人誦得淨觀世音呪

藥上王呪孔雀王呪中尉何登善能解作外典呪癰疽

尚步之法余就受之至十歲時敕旨賜向道士黃侯暉
建安侯正立竝是汝年時汝不學義余尚幼未能受年
十二三侍讀臧嚴又有此勸余荅曰只誦呪自是佳伎
倆請守此一隅其年末乃頽然改途不復說呪也
石季倫篤好林藪有別廬在河南界金谷澗中澗中有
水碓土窰

乾隆癸卯仲春重校一過知不足齋記

金樓子卷第六

